



中国历史演义全书

# 五代历史演义

(中)

[民国]蔡东藩撰

## 目摇摇录

第二十二回	攻三镇悍帅生谋 失两川权臣碎首	员
第二十三回	杀董璋乱兵卖主 宠从荣骄子弄兵	员
第二十四回	毙秦王夫妻同受刃 号蜀帝父子迭称雄	圆
第二十五回	讨凤翔军帅溃归 入洛阳藩王篡位	圆
第二十六回	卫州廨贼臣缢故主 长春宫逆子弑昏君	猿
第二十七回	嘲公主醉语启戎 援石郎番兵破敌	源
第二十八回	契丹主册立晋高祖 述律后笑骂赵大王	缘
第二十九回	一炬成灰到头孽报 三帅叛命依次削平	远
第三十回	杨光远贪利噬人 王延羲乘乱窃国	苑
第三十一回	讨叛镇行宫遣将 纳叔母嗣主乱伦	愿
第三十二回	悍弟杀兄僭承汉祚 逆臣弑主大乱闽都	怨

第三十三回	摇	得主援高行周脱围 迫父降杨光远伏法	.....	员苑
第三十四回	摇	战阳城辽兵败溃 失建州闽主覆亡	.....	员远
第三十五回	摇	拒唐师李达守危城 中辽计杜威设孤寨	.....	员远
第三十六回	摇	张彦泽倒戈入汴 石重贵举国降辽	.....	员缘
第三十七回	摇	迁漠北出帝泣穷途 镇河东藩王登大位	.....	员远
第三十八回	摇	闻乱惊心辽主遄返 乘丧夺位燕王受拘	.....	员缘
第三十九回	摇	故妃被逼与子同亡 御史敢言奉母出戍	.....	员源
第四十回	摇	徙建州晋太后绝命 幸邺都汉高祖亲征	.....	员圆

## 第二十二回 摇 攻三镇悍帅生谋 失两川权臣碎首

摇摇却说唐主养子李从珂，屡立战功，就是唐主得国，亦亏他引兵先至，才得号召各军，从珂未免自恃，与安重诲势不相下。一日重诲宴饮，彼此争夸功绩，究竟从珂是武夫，数语不合，即起座用武，欲殴重诲。幸重诲自知不敌，急忙走匿，方免老拳。越宿，从珂酒醒，亦自悔鲁莽，至重诲处谢过，重诲虽然接待，总不免怀恨在心。唐主颇有所闻，乃出从珂为河中节度使。从珂至镇，性好游猎，出入无常。重诲意欲加害，矫传密旨，谕河东牙内指挥使王彦温，令覷隙逐从珂。彦温奉命，会从珂出城阅马，彦温即勒兵闭门，不容从珂入内，从珂叩门呼问道：“我待汝甚厚，奈何见拒？”彦温从城上应声道：“彦温未敢负恩，但受枢密院密札，请公入朝，不必还城！”从珂没法，只好退驻虞乡，遣使表闻。

唐主毫不接洽，自然召问重诲。重诲不便实陈，诈称由奸人妄言，应速加讨。唐主欲诱致彦温，面讯虚实，乃除授彦温为绛州刺史，促令入朝。看官试想，此时矫诏害人的安重诲，肯令彦温入朝面证么？当下一再请讨，始由西都留守索自通，步军都指挥使药彦稠，率兵往讨彦温。唐主却面嘱彦稠道：“彦温拒绝从珂，想是有人主使，汝至河中，须生縶彦温回来，朕当面问底细。”彦稠应命而去，及驰抵河中，彦温尚未悉情由，出城相迎。不料见了彦稠，未曾发言，那刀锋已经过来，好头颅竟被斫去。彦稠既杀了彦温，即传首阙下，唐主怒彦稠违命，下敕严责，重诲独出为解免，竟不加罪。从珂知为重诲所构，诣阙自陈，偏唐主不令详辩，责使归第。重诲再讽令冯道、

赵凤等，劾奏从珂失守河中，应加罪谴。唐主道：“我儿为奸党所倾，未明曲直，奈何亦出此言，岂必欲置诸死地么？朕料卿等受托而来，未必出自本意。”道与凤不禁怀惭，无言而退。

翌日由重海独自进见，仍劾从珂罪状。唐主艳然道：“朕昔为小校时，家况贫苦，赖此儿负石灰，收马粪，得钱养活，朕今日贵为天子，难道不能庇护一儿！卿必欲加他谴责，试问卿将若何处置？”重海道：“陛下谊关父子，臣何敢言！惟陛下裁断！”唐主道：“令他闲居私第，也算是重处了，此外何必多言！”重海更奏保索自通为河中节度使，有诏允谁。自通至镇，承重海意旨，检点军府甲仗，列籍上陈，指为从珂私造。赖王德妃从中保护，从珂因得免罪。看官阅过前回，已知王德妃为了婚议，渐疏重海。是时德妃已进位淑妃，取外库美锦，造作地毯，重海上书切谏，引刘后事为戒。惹起美人嗔怒，始与重海两不相容。重海欲害从珂，王淑妃偏阴护从珂，究竟枢密权威，不及帷房气焰，重海尚未知敛抑，特徙磁州刺史康福，出镇朔方。朔方为羌胡出没地，镇帅往往罹害，福受知唐主，为重海所忌，欲令他出当戎冲，亏得主恩隆重，特遣将军牛知柔、卫审峰等，率万人护送，沿途掩击逆羌，杀获几尽，转令福安抵塞上，大振声威。

重海计不得逞，也只好付诸缓图。偏是一波才了，一波又起，西川节度使孟知祥，雄踞成都，渐露异志，重海又出预军谋，献上二议，一是分蜀地以铄蜀势，一是增蜀官以制蜀帅。唐主却也称善，便委重海调度。重海令夏鲁奇为武信军节度使，镇治遂州。又割东川中的果、阆二州，创置保宁军，授李仁矩为节度使。并命武虔裕为绵州刺史，务置戍兵。这种处置，实为防备两川起见，东川节度使董璋，首先动起疑来，原来李

仁矩曾往来东川，先时因唐主祀天，持诏谕璋，令献礼钱百万缗，仁矩到了梓州，由璋设宴相待，一再催请，至日中尚然未至。璋不禁怒起，带领徒卒，持刃入驿，仁矩方拥妓酣饮，蓦闻璋至，仓皇出见。璋令他站立阶下，厉声诃斥道：“公但闻西川斩李客省，难道我不能杀汝么？”仁矩始有惧意，涕泣拜请，才得乞免。璋乃遣仁矩归，但献钱五十万缗。仁矩本唐主旧将，又与安重诲友善，挟怒归来，极言璋必叛命，重诲因命他出镇阆州，使与绵州刺史武虔裕联络，控制东川。虔裕系重诲表兄，重诲益恃为心腹，密令殪璋。嗣是唐廷屡得密报，竟言璋将发难，重诲又饬武信军节度使夏鲁奇，亟治遂州城隍，严兵为备。

那时董璋很是惊怕，不得不自求生路，实行抵制。他与孟知祥素有宿嫌，未尝通问，此次因急求外援，不得不通好知祥，愿与知祥结为婚媾。知祥见梓州使至，召入问明，本意是不愿连和，只因道路谣传，朝廷将割绵、龙二州为节镇，自思祸近剥肤，与董璋同病相怜，也只好弃嫌修好。当下商诸副使赵季良，季良亦请合纵拒唐，知祥遂遣梓州使还报，愿招璋子为女婿，并令季良答聘梓州。季良归语知祥：“董公贪残好胜，志大谋短，将来必为患西川，不可不防！”知祥始欲悔婚，但一时不好渝盟，姑与董璋虚与周旋，约他联名上表，略言“阆中建镇，绵遂增兵，适启流言，震动全蜀，请收回成命”等语。嗣得唐廷颁敕，不过略加慰谕，毫不更张。董璋乃诱执武虔裕，幽锢府廷，发兵至剑门，筑起七寨，复在剑门北置永定关，布列烽火，一面募民入伍，剪发黥面，驱往遂、阆二州，剽掠镇军。孟知祥又表请割云安十三盐监，隶属西川，将盐值拨给宁江戍兵。于是两难并发，反令唐廷大费踌躇。

唐主嗣源,因董璋已露叛迹,不若知祥尚隐逆萌,乃许知祥所请,另派指挥使姚洪,率兵千人,从李仁矩戍阆州。董璋闻阆州又增兵戍,忍无可忍,他本有子光业,在都为宫苑使,便致书嘱子道:“朝廷割我支郡,分建节镇,又屡次拨兵戍守,是明明欲杀我了。你为我转白枢要,若朝廷再发一骑入斜谷,我不得不反,当与汝永诀呢。”光业得书,取示枢密院承旨李虔徽,虔徽转告安重诲,重诲怒道:“他敢阻我增兵么?我偏要增兵,看他如何区处!”再率千人西行。光业闻知,急语虔徽道:“此兵西去,我父必反,我不敢自爱,恐烦朝廷调发,糜饷劳师,不若速止此兵,可保我父不反。”虔徽又转白重诲,重诲哪里肯依,果然咸义未到阆州,董璋已经倡乱。

阆州镇将李仁矩,遂州镇将夏鲁奇,与利州镇将李彦琦,飞表奏闻。唐主召君臣会议军事,安重诲进言道:“臣早料两川必反,但陛下含容不讨,因致如此!”唐主道:“我不负人,人既负我,不能不讨了。”遂饬利、遂、阆三州,联兵进讨。偏三镇尚未出师,两川先已入犯,反使三镇自顾不暇,还想甚么联军,看官道两川兵马,如何这般迅速?原来唐廷会议发兵,适有西川进奏官苏愿,得知消息,立遣从官驰报知祥。知祥与赵季良计议。季良道:“为今日计,莫若令东川先取遂阆,然后我拨兵相助,并守剑门。彼时大军虽至,我已无内顾之忧了!”知祥依议而行,遣使约董璋起兵。璋愿引兵击阆州,请知祥进攻遂州,知祥乃遣指挥使李仁罕为行营都部署,汉州刺史赵廷隐为副,简州刺史张业为先锋,率兵三万,往攻遂州,再派牙内指挥使侯弘实、孟思恭等,领兵四千助董璋攻阆州。

阆中镇帅李仁矩,本来是个糊涂虫,一闻川兵到来,便欲出城搦战,部将皆进谏道:“董璋久蓄反谋,来锋必不可当,不

如固垒拒守,挫他锐气,俟大军到来,贼自然走了。”仁矩怒道:“蜀兵懦弱,怎能当我精卒呢?”遂不从众言,居然出战。诸将因良谋不纳,各无斗志,未曾交锋,便即溃退,仁矩亦策马逃归。董璋乘势追击,险些儿突入城中,幸经姚洪断后,抵敌一阵,才得收兵入城,登陴拒守。璋曾为梁将,姚洪尝隶璋麾下,至是用密书招洪,诱令内应,洪投诸厕中。璋昼夜攻城,城中除姚洪外,都不肯为仁矩效力。眼见得保守乏人,坐致陷没。仁矩立被杀毙,家属尽死。姚洪巷战被执,由董璋向他面责道:“我尝从行间拔汝,今日如何相负!”洪瞋目道:“老贼!汝昔为李氏奴,扫除马粪,得一甕残炙,感恩无穷,今天子用汝为节度使,有何负汝,乃竟尔造反呢?汝犹负天子,我受汝何恩,反云相负!我宁为天子死,不愿为人奴并生!”璋闻言大怒,令壮士扛镬至前,剖洪肉入镬烹食,洪至死尚骂不绝声。

唐廷闻阆州失守,乃下诏削董璋官爵,诛璋子光业,命天雄军节度使石敬瑭为招讨使,夏鲁奇为副,右武卫上将军王思同为先锋,率兵征蜀,且令孟知祥兼供馈使。知祥已与璋同反,唐主尚欲笼络,所以有此诏命。知祥当然不受,反益兵围遂州,并促董璋速攻利州,璋向利州进兵,途次遇雨,饷运不继,仍退还阆州。知祥闻报大惊道:“阆中已破,正好进取利州,我闻李彦琦无甚勇略,必望风循去,一旦剑门失陷,两川都吃紧了!”遂遣人驰白董璋,愿发兵三千人,助守剑门。璋答言剑门有备,不劳遣师。知祥乃派将下夔州,取泸州,更分道往略黔涪。

过了旬日,果得董璋争报,谓石敬瑭前军,已袭据剑门,守将齐彦温被他擒去。知祥顿足道:“董公果误我了!”急召都指挥使李肇入见,令他率兵五千,倍道往据剑州。又遣人诣遂

州,令赵廷隐分兵万人,会屯剑州。再派故蜀永平节度使李筠领兵四千,据守龙州要害。西川诸将多系郭崇韬留戍,崇韬冤死,诸将多归咎朝廷,故愿为知祥效力。时适隆冬,天寒道滑,赵廷隐自遂州移军,士卒多观望不前,廷隐泣谕道:“今北军势盛,若汝等不肯力战,妻孥皆为人有了!”于是众志成城,亟向剑州进发。

先是西川牙内指挥使庞福诚,昭信指挥使谢镗,屯来苏村,闻剑门失守,互相告语道:“若北军更得剑州,两蜀恐难保了。”遂引步兵千余人,从间道趋剑州,适值石敬瑭前锋王思同,与阶州刺史王弘贇,泸州刺史冯晖等,从此山驰下,望将过去,不下万余人,福诚便语谢镗道:“我军只有千余名,来军总在万人以上,就使以一敌十,尚虑不足,今已天暮,待至明晨,我辈恐无遗类了。”谢镗道:“不若乘着今夜,先去劫营,杀他一个下马威,免他轻视。”福诚道:“我意也是如此!但敌众我寡,只好用着疑兵计,前后夹攻,令他惊退,便好保住剑州了。”镗奋然道:“我挡敌前,君挡敌后,可好么?”福诚大喜,便与镗分路潜进,是夜唐军已越北山,就在山下扎营,约至黎明进攻剑州。夜色将阑,忽闻营外喊声骤起,急忙出兵对敌,不意来兵甚猛,所持皆系利刃,乱冲乱斫,好似生龙活虎一般。时当黑夜,也不知来兵若干,情急心虚,已觉遮拦不住,又听得山上吹角鸣鼓,响彻行营,不由得惊上加惊,立即弃营遁去,还保剑门,十多日不敢出军。

庞、谢二将,已将唐军吓退,安返剑州,赵廷隐、李肇两军,亦陆续到来,剑州已保无虞,再加董璋遣将王晖也来助守,兵厚势盛,足敌官军。那庞、谢二将,仍出镇原汛去了。

石敬瑭到了剑门,才奏称知祥拒命。有诏夺知祥官爵,促

敬瑭即日进讨。知祥闻剑州已固，方大喜道：“我但恐唐军进据剑州，扼宁险要，或分兵直趋朴州，董公必弃阆州奔还，我军失援，也只好撤遂州围，两川震动，势甚可虞，今乃屯兵剑门，连日不出，我定可济事了。”遂命赵廷隐、李肇等整備迎敌。石敬瑭带着大军，进屯北山。赵廷隐在牙城后面，依山列阵，使李肇、王晖出阵河桥。敬瑭引步兵南宁击廷隐，飨骑兵冲突河桥，两路兵马，统被蜀兵用强弩射退，到了日暮，敬瑭引退，又被廷隐等追杀一阵，丧失至千余人，仍还屯剑门。

当下飞使至洛，极言蜀道险阻，未易进兵，关右人民，转饷多劳，往往窜匿山谷，聚为盗贼，情势可忧，务乞睿断等语。唐主接得军报，愀然语左右道：“何人能办得了蜀事？看来朕当自行呢。”安重诲在旁进言道：“臣职忝机密，军威不振，由臣负责，臣愿自往督战！”唐主道：“卿愿西行，尚有何言！”

重诲拜命即行，日夜驰数百里，西方藩镇，闻重诲西来，无不惶骇，急将钱帛刍粮，运往利州。天寒道阻，人畜毙踏，不可胜计。凤翔节度使季从严，已徙镇天平军，继任为朱弘昭，闻重诲过境，迎拜马前，留馆府舍，供张甚谨，连妻子也出来拜谒。重诲还道他是义重情深，与语朝事，无非说是谗言可畏，此行誓为国家宣力，杜塞谗口。弘昭尚极力称扬，及重诲既去，他即上书奏陈，说是重诲怨望，不可令至行营。又贻书石敬瑭，劝他阻止重诲，免夺兵权。敬瑭正防到此着，再引兵出屯北山，与赵廷隐等交战数次，未见得利。且因遂州被陷，夏鲁奇阵亡，心下很是焦烦，一得弘昭来书，连忙拜表唐廷，但言重诲远来，转惑军心，乞即征还。

唐主早不悦重诲，别用范延光为枢密使，又因宣徽使孟汉琼出使军前，还言两川变乱，统由重诲一人所致，现加王淑妃

从旁媒孽，越使唐主动疑，遂召重海东归。重海方到三泉，接到诏敕，不得已马首东瞻。

石敬瑭闻重海东还，即生退志，适知祥泉夏鲁奇首，遣人持示行营。鲁奇有二子随军，共向敬瑭泣陈，愿取父首。敬瑭道：“知祥长厚，必葬汝父，较诸身首异处，不更好么？”越日果由知祥传命，收还首级，备棺殓葬。敬瑭即毁去营寨，班师北归，两川兵从后追蹶，直至利州。李彦琦亦弃城奔还。自是利、遂、阆三镇，尽为蜀有。知祥复遣李仁罕等，攻夺忠、万、夔三州，声势大振。董璋乃收兵还东川。

唐主闻石敬瑭奔还，并不加谴，但欲归罪重海。重海还，过凤翔，再想与朱弘昭谈心，弘昭已经变脸，闭门不纳。重海怅怅还都，途中奉诏，命为河中节度使，不必入觐，方转趋河中去了。

未几由唐廷宣敕，复吴越王钱鏐官爵，再起李从珂为左卫上将军，出镇凤翔。重海愈觉不安，乃上章乞休，朝命以太子太师致仕，另简皇侄从璋为河中节度使，并遣步军药彦稠率兵同行，使防重海变状。重海有二子，长崇绪，次崇赞，宿卫京师，一闻制下，即日私奔至河中，省视重海。重海道：“尔等来此，有无朝命？”二子答言未曾，重海大惊道：“未奉敕旨，怎得擅来！”说至此，不禁顿足，半晌才歉歉道：“我知道了，这事非尔等意，有人诱使尔等，陷我重罪，我以死报国罢了，余复何言！”乃将二子械送阙下，行至陕州，已有制敕传到，令就地下狱。

重海既发遣二子，自知不妙，日夕防有后命。忽有中使到来，见重海，尚未开口，即向他恸哭。重海亦流涕问故。中使道：“人言公有异志，朝廷已遣药彦稠领兵来了。”重海泫然

道：“我久受国恩，死不足报，尚敢另生异志，更烦国家发兵，  
贻主上忧么？”已而李从璋、药彦稠到来，与重诲相见，尚无恶  
意。重诲正要交卸，不防来了皇城使翟光邺，传着密旨，令从  
璋转图重诲。从璋即带兵围重诲第，自入门见重诲。甫至庭  
中，便即下拜，重诲惊出，降阶答礼，偏从璋手出一锤，趁着重  
诲俯首时，猛击过去，砉然一声，流血满庭。重诲妻张氏，三脚  
两步的走了出来，抱住重诲，大喊道：“令公就使得罪，死亦未  
晚，何必这般辣手！”从璋又用锤击张氏首，可怜一对夫妇，就  
此毕命，同归地下。

看官听着！翟光邺奉遣至河中，不过由唐主密嘱，谓重诲  
果有异志，可与从璋密商。光邺素恨重诲，即授意从璋击死重  
诲夫妇，然后返报唐主，只说重诲已蓄异图。唐主即日下诏，  
把断绝钱鏐及离间孟知祥、董璋等事，一古脑儿归至重诲身  
上，并将他二子并诛，惟族属得免连坐，小子有诗叹道：

大臣风度贵何休，贪利终贻家国忧，  
一奋铁锤双陨命，生前何不早回头！

唐主已诛死重诲，又命四川进奏官苏愿，东川进奏军将刘  
澄，各还本道，传谕安重诲专命兴兵，今已伏辜了。毕竟两川  
如何对待，且至下回表明。

安重诲恃宠擅权，其足以致死也。由来久矣，从  
珂虽唐主养子，但为唐主所垂爱，且已立有大功，语  
云疏不间亲，宁重诲独未之闻乎？顾因杯酒小嫌，必  
欲陷害从珂，计尚未遂，而君臣之疑忌，已从此生矣。

王德妃为重诲内援，特以制锦铺地之谏阻，即致失权，重诲不乘此乞休，尚欲何为？至于两川发难，杯激之使变，已属乖方。且李仁矩、武虔裕等，皆非将才，乃一以私党而令镇阆州，一以私亲而使守绵州，用人失当，专顾私图，几何而不僨事也！逮夫内外交构，不死何待，彼尚自诩为一死报国。为问其所谓报国者，果属何在耶？或犹以死非其罪惜之，夫罪如重诲，死何足惜，所惜者唐主嗣源，不能明正其罪，乃徒为李从璋所击毙耳。重诲不死于国法，而死于从璋之手，宜后人之为彼呼冤也。

## 第二十三回 杀董璋乱兵卖主 宠从荣骄子弄兵

摇摇却说孟知祥据有西川，得进奉官苏愿归报，已知朝廷有意诏谕，且闻在京家属，均得无恙，乃遣使往告董璋，欲约他同上谢表。璋勃然道：“孟公家属皆存，原可归附，我子孙已经被戮，还谢他甚么？”遂将来使斥归。知祥再三遣使，往说董璋。略言主上既加礼两川，若非奉表谢罪，恐复致讨。我曲彼直，反足致败，不如早日归朝，得免后祸。璋始终不从。越年为唐主长兴元年，知祥再遣掌书记李昊诣梓州，极陈利害。璋不但不允，反将昊诟骂一番，撵出府门。昊快快回来，入白知祥道：“璋不通谋议，且欲入窥西川，公宜预备为是。”知祥乃增戍设防，按兵以待。

果然到了孟夏，董璋率兵入境，攻破白杨林镇，把守将武弘礼擒去。当董璋出兵时，与诸将谋袭成都，诸将统皆赞成，独部将王晖道：“剑南万里，成都为大，时方盛夏，师出无名，看来似未必成功哩。”璋不肯依言，遂进兵白杨林镇。

知祥闻武弘礼被擒，亟集众将会议，副使赵季良道：“董璋为人，轻躁寡恩，未能拊循士卒，若据险固守，却是不易进攻，今不守巢穴，前来野战，乃是舍长用短，不难成擒了。惟董璋用兵，轻锐皆在前锋，公宜诱以羸卒，待以劲兵，始虽小衄，终必大捷。愿公勿忧！”知祥又问何人可为统帅，季良道：“璋素有威名，今举兵突至，摇动人心，公当自出抵御，振作士气。”赵廷隐独插入道：“璋有勇无谋，举兵必败，廷隐当为公往擒此贼！”知祥大喜，即命廷隐为行营马步军都部署，率三万人出拒董璋。

廷隐部署军伍,已经成队,乃入府辞行,适外面递入董璋檄文,指斥知祥悔婚败盟,又有遗季良、廷隐及李肇书,文中语气,似与三人已订密约,有里应外合的意思。知祥阅毕,递视廷隐,廷隐举书掷地道:“何必污目!想总是行反间计,欲公杀副使及廷隐呢。”再拜而行,知祥目送廷隐道:“众志成城,当必能济事了。”

才阅两日,又接汉州败报,守将潘仁嗣,与董璋交战赤水,大败被擒,接连又得汉州失守警耗。知祥投袂起座,命赵季良守成都,自率八千人趋汉州。行至弥牟镇,见廷隐驻营镇北,遂与他会师。次日见董璋兵至,命廷隐列阵鸡踪桥,扼住敌冲,又令都知兵马使张公铎,列阵后面,自登高阜督战。

董璋至鸡踪桥畔,望见西川兵盛,也有惧意,退驻武侯庙前,下马休息,帐下骁卒忽大噪道:“日已亭午,曝我做甚?何不速战!”璋乃上马趋进,前锋甫交,东川右厢马步指挥使张守进,即弃甲投戈,奔降知祥。知祥召问军情,守进道:“璋兵尽此,无复后继,请急击勿失。”知祥乃麾军逆击,两下里一场鏖斗,东川兵恰也利害,争夺鸡踪桥,廷隐部下指挥使毛重威、李瑋,相继阵亡,惹得廷隐性起,拚死力战,三进三却,总敌不住东川兵。都指挥副使侯弘实,见廷隐不能得利,也挥兵倒退。知祥立马高阜,瞧着情形,不禁捏着一把冷汗,亟用马鞭指麾后阵,令张公铎上前救应。公铎部下,养足锐气,一经知祥指麾,骤马突出,大呼而进。东川兵已杀得筋疲力软,不防一支生力军,从刺斜里杀将过来,顿时旗靡辙乱,不能支持。廷隐、弘实,又乘势杀转,把东川兵一阵蹂躏,擒住东川指挥使元僮、董光裕等八十余人。董璋拊膺长叹道:“亲兵已尽,我将何依?”遂率数骑遁去,余众七千人投降知祥。潘仁嗣也得

逃还。知祥再引兵穷追，至五侯津，又收降东川都指挥使元环，长驱入汉州城，董璋早弃城东奔，西川兵入璋府第，觅璋不得，但见有刍粮甲械，遗积甚多，大众相率搬取，无心去追董璋，璋因是得脱。

惟赵廷隐带着亲卒，追至赤水，复得收降东川散卒三千人。知祥命李昊草榜，慰谕东川吏民，且草书劳问董璋，谓将至梓州，诘问负约情由，及见侵罪状，一面至赤水会廷隐军，进攻梓州。璋奔至梓州城下，肩舆入城。王晖迎问道：“公全军出征，今随还不及十人，究属何因？”璋无言可答，只向他流涕下泪。晖却冷笑而退。及璋入府就食，不意外面突起喧声，慌忙投箸出窥，略略一瞧，乱兵不下数百，为首有两员统领，一个正是王晖，一个乃是从子都虞侯董延浩，自知不能理喻，亟率妻子从后门逃出，登城呼指挥使潘稠，令讨乱兵。稠引十卒登城，竟把璋首取去，献与王晖。璋妻及子光嗣，统自经死。适西川军将赵廷隐，驰抵城下，晖即开城迎降。

廷隐趋入梓州，检封府库，候知祥到来发落。偏是知祥中疾，中途逗留，那李仁罕自遂州到来，由廷隐出迎板桥，仁罕并不道贺，且侮慢廷隐。廷隐非常衔恨，强延仁罕入城。既而知祥疾瘳，方入梓州，犒赏将士，本欲令廷隐为东川留后，偏是仁罕不服，也欲留镇梓州，乃由知祥自行兼领，调廷隐为保宁军留后，仍饬仁罕还镇遂州，两人才算受命，各归镇地。

山南西道王思同，奏达唐廷，谓董璋败死，知祥已并有两川。当由唐主商诸辅臣，枢密使范延光道：“知祥虽据全蜀，但士卒皆东方人，知祥恐他思归为变，亦欲借朝廷威望，镇压众心，陛下不如曲意招抚，令彼自新。”唐主道：“知祥本我故人，为谗人离间至此，朕今日招抚故交，也不好算是曲意哩。”

乃遣供奉官李存<sup>儻</sup>赴蜀,宣慰知祥。知祥已还成都,闻存环持诏到来,即遣李昊出迎,延入府第,存<sup>儻</sup>即开读诏词,略云:

董璋狐狼,自貽族灭,卿邱园亲戚,皆保安全,所宜成家世之美名,守君臣之大节。既往不咎,勉释前嫌,卿其善体朕意!

知祥跪读诏书,拜泣受命。存<sup>儻</sup>将诏书递交知祥,然后与知祥行甥舅礼。原来存<sup>儻</sup>系李克宁子,克宁妻孟氏,即知祥胞妹。克宁为庄宗所杀,子孙免罪。存<sup>儻</sup>留事阙下,得为供奉官。知祥见甥儿无恙,恰也欢慰。留住数日,便遣存<sup>儻</sup>东归,上表谢罪。且因琼华长公主,已经病逝,补告丧期,又表称将校赵季良五人,平东有功,乞授节钺。唐主再命存<sup>儻</sup>西行,赐故长公主祭奠,赠绢三千匹,赏还知祥官爵,并赐玉带。所有赵季良等五将,候知祥择地委任,再请后命。知祥乃复请西川文武将吏,乞许权行墨制,除补始奏。唐主一一允许。知祥遂用墨制授季良等为节度使,越年且由唐廷派遣尚书卢文纪,礼部郎中品琦,册封知祥为东西川节度使蜀王,自是知祥得步进步,隐然有帝蜀的思想了。

是时吴越王钱<sup>璠</sup>,亦已老病,奄卧多日,自知病必不起,召诸将吏入寝室,流涕与语道:“我子皆愚懦,恐不足任后事,我死,愿公等择贤嗣立!”诸使吏皆泣下道:“大王令嗣传<sup>瓘</sup>,素从征伐,仁孝有功,大众俱愿受戴,请以为嗣!”<sup>璠</sup>乃召入传<sup>瓘</sup>,悉出印钥相授道:“将士推尔,尔宜善自守成,无忝所生!”传<sup>瓘</sup>拜受印钥,起侍寝侧,<sup>璠</sup>又与语道:“世世子孙,当善事中国,就使中原易姓,亦毋失事大礼,切记勿忘!”传<sup>瓘</sup>亦唯唯遵